

1/2 的傷痛

風情雲心

徹骨的寒風低聲啜泣，路燈映著柏樹上淚光點點，臘月末，無情的風雨肆虐在風城；寂靜的交大校園中，除了風聲雨聲，只有自己的腳步聲，一個人低著頭，呆滯的走在濕漉漉的道路上一雨冷、心冷、風更冷。

在獲知這件事之前，我正沉浸在小說，漫畫虛擬的風花雪月中；聲聲急促的電話鈴聲，敲響了我的白日夢。我火速從一個充滿年節愉悅氣氛的城市，輾轉到一個冰冷無人的死城，沿路上盡是趕辦年貨愉快的人群。

好好先生著稱的工數老師一臉憐憫的表情，但卻也只能搖了搖頭，對我說了些毫無助益的憐憫的言語，電子學教授更對我冷言諷刺，一副咎由自取，自作自受的神態；然而組合語言的殺手陳，乾脆是避不見面，研究室的大門上高高標示著出國進修的牌子。導師和學長們的安慰，只更添加心中的哀愁。

躺在床上，接近冰點的極靜空間中，只有瀰漫著似鬼哭一般淒苦的風聲，死魚般的雙眼，無目的地望著天花板角落的蜘蛛絲，從凌晨一點到房間轉成大亮，淚水浸濕了枕頭，平日吵雜喧囂的宿舍，如同一座杳無人煙的鬼獄；也許同學們正在溫暖的家中柔軟的彈簧床上，伴著快樂的流行音樂，無憂也進入夢鄉。捫心而問，我並不是貪於遊玩，不過是想多花一些時間來充實自己的大學生活，十三年多來的勤修苦讀，已使我失去了許多；也厭倦了許多；社團的活動及系上的活動，是我有待加強的空缺，但卻也造成了我求學生涯裡最大的遺憾，桌上的時鐘滴答滴答地響，望著房間逐漸由暗變亮，一整夜的胡思亂想，已使我頭疼欲裂；我抱著一絲最後的希望去課務組詢問，所得到的回答令人頹喪；（乾脆重考算了）自己告訴自己，一定會考到比這裡還好的學校，於是，我大踏步地走出校門—不留下，不帶走。

經過了這些日子來的掙扎，我仍是黯然而回到了家中，家裡一向不是很富裕，近來又因為借貸上的問題，而顯得更加的拮据，望見那一棟不高，又積累數百萬債務破朽的老屋，心中一陣陣的酸楚；一進門，免不了一陣陣的責罵-似乎，我的學生日子要劃上了句點，明星高中白讀了。我戰戰兢兢地等待老父回家的痛責，然而父親得知此事時卻是出乎意料的平靜，只是一直問我有没有另外補救的辦法，接近 70 高齡的臉上滿佈著急切的皺紋，一向嚴厲教子的他竟然沒有罵我一句，剎那間，我有全新的體悟和觀念。大年初二的清晨，街上是那麼的寧靜；一個人回到了高中學校的教室—一個我曾日夜苦讀的地方；找本來要留給學弟的參考書。在一個人人歡度新年的清晨，我在一間碩大無人的教室中開始了另一個的求學生涯。

正當我埋首於公式堆中時，一個熟稔的臉孔走了進來，一位高中的老同學口中禮貌的回應，雙手迅速的收起桌上的參考書，內心慶幸於對方的未發覺自己的不自然，他終於走出去了。三兩分鐘的駐留，對我有如數日的漫長。重考期間我幾乎沒有和高中或國中任何同學聯絡過，也許是心中的自卑感作祟。也許是想多花點時間來看書。

在接下的半年裡，白天六點起床到重考班上課，晚上則到圖書館自修，直到閉館。回家洗澡到上床已是午夜。

在重考班中有人還大談戀愛，或是結群出遊，但我都不聞不問，因為我覺得不夠資格再去過那種歡樂的生活。我的這段日子，除了讀書還是讀書。也許是1/2生吧，補習班的導師總是會對我「特別照顧」，疲勞轟炸。但卻也成了我的讀書動力，雖然當時真的對她覺得很反感，但如今卻有些感謝。

經過這半年的閉門苦修，我終於回到了交大，大學對我不再是風花雪月的樂園，而是一個精研專業技術的科技殿堂。

董毓葳老師：是重考生的傷痛，也是大學教育的傷痛；“大學”，可以不是風花雪月的樂園，但豈僅是一個精研專業技術的科技殿堂？！

黃漢昌老師：寫重考生的心情，頗真切動人，敘躲避高中老同學處尤佳，惜重考的過程嫌太模糊，宜稍詳述。

